

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三种

燃藜室记述选编

49.06

13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〇年一月

植物志 第四卷 第三十二种

地 黄 黄 记 述 选 编

地 黄 黄 记 述 选 编

——地 黄 黄 记 述 选 编——

BB37/20

K249.06
16
:13

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三种

燃藜室记述选编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〇年一月

A816295

此次排印，把有关女真及后金的部分，全部选入，加以标点；其卷数、条目，仍按原书编次不变；对其文字，亦不予任何改动；原注统放入（）号内；我们的校注（主要是与朝鲜年代相对应的明代纪年）则放在〔〕号内，以示区别。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此处为大量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疑似为《女真图志》或类似古籍的正文内容，因字迹模糊无法准确转录。）

编辑说明

《燃藜室记述》的编撰者李肯翊（1736—1806），朝鲜全州人，李朝英祖、正祖、纯祖时期（1724—1834）的实学派学者。《燃藜室记述》是他从四百多种野史、随笔、日记、文集中编选而成，用记事本末体，明记出处，尊重原文，不加删削，是研究李朝时代的重要史料。

此书在我国流传甚少。原本正编三十卷，记太祖至显宗历代史事；续编七卷，记肃宗朝事，后附历代人物传；别集十九卷，按李朝世代分别记述国朝、祀典、事大、官职、政教、文艺、天文、地理等，计五十六卷。又有据此转抄的各种异本。此次排印所用，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之朝鲜光文会印行的李范世寄本。此本乃是“取原本及传写者数三本，较其鱼鲁之讹、略加订正”的校勘本，版本较好。记述朝鲜太祖至仁祖朝历代史事并附人物传略，计八册二十四卷。首册题有：“壬戌秋九月，崔南善君惠赠，共八本。君山手记。”十八字；每册还题有“君山文库”四字，并盖有“君山遗品”朱印。迨无疑问，当系稻叶君山旧藏。

朝鲜李朝太祖至仁祖朝相当于我国有明一代。书中对明代女真人的活动，尤其是涉及后金、明、朝鲜之间关系处，多有记载，且多为《李朝实录》所不载，或载而语焉不详，适可作为《李朝实录》有关女真史料之补充或印证，是研究清入关前女真和后金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原书卷一 太祖朝故事本末	
太祖.....	1
潜龙时事.....	2
开国定都.....	3
原书卷二 太宗朝故事本末	
让宁之废.....	3
原书卷三 世宗朝故事本末	
讨野人.....	4
设置四镇.....	10
开拓六镇.....	11
世宗朝相臣	
柳宽.....	20
世宗朝名臣	
河敬复.....	20
原书卷五 世祖朝故事本末	
征建州卫野人.....	21
世祖朝相臣	
申叔舟.....	25
具致宽.....	25
世祖朝名臣	
鱼有沼.....	26

原书卷六	成宗朝故事本末	
	尹弼商夹攻建州.....	27
	许琮征野人.....	28
	成宗朝相臣	
	郑兰宗.....	29
原书卷九	中宗朝故事本末	
	沈思逊为野人所杀.....	30
原书卷十一	明宗朝故事本末	
	明宗朝名臣	
	张彦良.....	31
	禹孟善.....	31
	张弼武.....	32
原书卷二十一	废主光海君故事本末	
	深河之役已末.....	33
	附金应河.....	41
	遣使辨诬.....	48
	虏据辽东.....	51
	毛文龙入榷岛.....	55
原书卷二十三	仁祖朝故事本末	
	奏请中朝.....	57

《燃藜室记述》第一册

卷之一

太祖朝故事本末

太祖

○穆祖为高丽宜州兵马使，镇高原，以御元兵。时永兴〔今咸镜南道永兴〕以北属于元开〔脱元字？〕路。元散吉大王来，屯双城（永兴），谋取铁岭以北，请穆祖降元。穆祖不得已，率金甫奴等降。时高丽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也。（《东阁杂记》）

○穆祖在斡东，每至女真诸千户所，彼必宰牛马，飧宴屡日。千户至斡东，穆祖亦如之。遂数相宴会。翼祖承袭，亦如之。（《輿地胜览》）

○庆兴府南十二里许赤池中有圆峰，高三十五步，周九十步，四面沮茹，人未易通行。穆祖德陵在峰上，于其葬，中国人来相之。太祖为诸军事时，使吉州按抚使李原景往视之。其镇抚白忠信，本原景麾下，与原景同时就擒者，素知地理，谓原景曰：“此陵有子孙兴王者。”原景止之日：“汝勿复言。”（《龙飞御天哥》）太宗十年，庚寅，因野人乱，迁二陵于咸兴哈兰北。（《东阁杂记》）

○翼祖威德渐盛，女真诸千户手下之人皆归心。诸千户忌而谋害之，乃谬告曰：“吾等将猎北地，而来请停会二十日。”翼祖许之。过期不来，翼祖亲往奚关城。道见一老姬戴水桶，手持一椀而来。翼祖渴，欲饮。老姬洗椀进水曰：

“公不知乎？此处之人实因请兵而去；贵官威德可惜，不敢不告。”翼祖遽返，使家人乘舟，顺豆满江而下，期会赤岛；自与孙夫人至庆兴后岬，望见斡东之野，贼骑弥满，先锋三百余人几及之。翼祖与夫人走马至海岸，自岸至赤岛。（在今庆兴府南四十里，周十二里。）水广可六百步，本无潮汐，深不可渡；所期之舟亦未至，无如之何。忽水退，惟百余步未渴。〔“渴”为“竭”之本字。〕翼祖与夫人共骑一白马而涉。从者毕涉，水复大至。贼至，不得渡而去。北方之人至今称之曰：“天之所助，非人力也。”

潜龙时事

○辛酉八年，壬戌，〔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女真人胡拔都寇端州。上以东北面都指挥使纵兵大破之。拔都仅以身遁去。（《考事撮要》）

时李穡作诗送之曰：“松轩胆气盖戎臣，万里长城属一身。奔走几经多故日，归来同乐太平春。如今大势关宗社，况是前锋似鬼神。联袂两朝情不浅，只将诗律送行尘。”时李豆兰以母丧在青州（北青），上使人谓曰：“国家事急，子不可持服在家。”豆兰脱衰为先锋，与胡拔都遇于吉州，大败而还。上寻至。胡拔都着厚铠三重，裘红褐衣，乘黑牝马，横阵待之，意轻上，留其军士，拔剑挺身驰出。上亦单骑拔剑驰进，挥剑相击，两皆闪过，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马，上急回骑射其背。铠厚，箭未深入，即又射其马，马倒而坠，麾下救之。上纵兵大破之。（《龙飞御天歌》）

○三善、三介，即度祖之外孙，皆膂力过人，善骑射，聚恶少横行北边，而畏上，不敢肆。闻上往御塔思帖木儿之兵，诱致女真，大肆侵掠，铁关（在德源）皆没焉。上自西

北面引军至，大破之。三喜、三介奔女真。（《龙飞御天歌》：甲辰，上以东北面兵马使击三善、三介于和州。）

开国定都

○明帝以本国“遣人至辽东，赍布帛、金银，假以行礼，诱我边将；又遣人说诱女真潜渡鸭江”等事，下手诏责之。上表辨明，略曰：“至若行礼于辽东，是亦景仰于上国。当使价往来之际，有宾主交接之仪；在礼即然，于诱何敢！其有女真，隶于东宁，既皆作军而当差，安肯遣人而说诱。但辽东都司起取脱欢不花之时，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随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无所供于我帮，各自守旧业。”即郑道传之辞也。明帝以表辞倨傲，益怒；命辽东毋纳朝鲜之使。使臣至辽东不得入而返者几五辈。明帝遣使谕上送亲男。上谓太宗曰：“明帝若有所问，非汝莫能详对。”遂命太宗与赵胖奉表、南在奉笈如京师。朝臣皆为太宗危之。太宗至京师，明帝引见再三。太宗敷奏详明，明帝优礼遣还，乃命开通道路。（《龙飞御天歌》、《东阁杂记》）

流配诸王氏

○琉球国王遗使称臣，暹逻国王遗使献方物。野人酋长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自孔州迤北设邑置镇。（《国朝宝鉴》○开西边，详《废四郡典故》。开北边，详《北边典故》。）

卷之二

太宗朝故事本末

让宁之废

○世祖一日从容与让宁论古今帝王，谓唐宗不可及。让宁曰：“殿下远过唐宗。”世祖改容曰“乌是何言！叔父之

言过矣。”让宁曰：“太宗以一微事而杀张蕴古，殿下必不为也；况我殿下家法之正，非太宗之所及也。”世祖微笑。又语及征满洲野人事。让宁曰：“古人云：‘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愿殿下留念焉。”让宁所见亦奇。（《笔苑杂记》）

卷之三

世宗朝故事本末

讨野人

十四年，壬子，〔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冬十月，平安监司朴葵驰启：“野人四百余骑，突入间延，剽掠人民。江界节制使朴础率兵追之，夺被虏人二十六，马三十，牛五十，战死者十三；值日暮，未得穷追。”上怒，即遣上护军洪师锡审察情势，赐阵亡将士米豆。（《类编征西录》下并同）

○葵又驰启：“间延、江界被虏者七十五，战亡者四十八。”上召领相黄喜等，命议护恤之策。喜等以为：“宜蠲租，给复三年；其无父母小儿，官给衣糗，俾族人保养；苦无族人，令邻里有恒产者收恤。”从之。

○先是，婆猪江等处野人李满住等与杨木答兀结党，虏掠辽东、开原等处，军民被虏者不胜艰苦；自永乐二十一年（世宗五年癸卯）以后，逃至我国者五百六十余名，上悉皆解送京师。野人因此含愤，侵扰北边。

○建州卫指挥李满住管下兀良哈、千户列儿哈二人赍文牒、率被虏男妇七名到间延，言：“满住奉圣旨捕土豹，忽刺温、兀狄哈等乘虚入间延、江界，虏男妇六十四以还。经过暖秃地面，满住截山谷要路，尽夺而留养之。乞遣人率

还。”上召政府六曹及三军镇抚议其处置。黄喜，许稠，安纯，判中书河敬复，赞成李孟昫、成抑，工曹判书赵启生，户曹参判金益精，工曹左参判郑渊，礼曹左参判柳孟闻等以为：宜遣江界等处通事率来。

○十五年〔1433年，明宣宗宣德八年〕，春正月，满住送还被虏男妇六十四口。

○洪师锡回自间延，启曰：“间延节制使金敬、江界节制使朴础，非徒不能御侮，栅毁不修，令贼伺便杀掠，都节制使文贵亦不纠察；请下攸司治罪义。”禁府亦启曰：“都观察使朴葵、经历崔孝孙慢于巡边，不能修完城堡，致贼入寇。请并拿推。”皆允从。

○禁府启：“朴础、金敬置重典。千户丁宥，镇抚金永和、金凤天罪同础、敬。窜文贵于蔚山充军，朴葵于咸从。”

○以判中枢崔润德为平安道都节制使，户曹参议金孝诚为都镇抚使，崔致云为经历，李叔峙为平安道观察使。

○夏四月，遣崔润德率诸将往征李满住。

○自间延之变，上留意边事，屡聚武士观射后苑，命群臣议可将三军。皆曰：“以润德将中军，李顺蒙将左军，崔海山将右军。”顺蒙曰：“军事进退，专在中军，臣将左军，何以立功？自愿为副将，当先锋；海山为左，李恪为右。”从之。遂命海山先往造桥于鸭绿江。诸臣或言：“姑待冰合，潜师渡江，掩其不意。农月兴师，造桥渡军，使贼先知，伏兵突出，胜败难知；且有雨水，进退俱难。”上曰：“当用四月草长，时不可违。”

○润德等拜辞。上引见，教曰：“御戎之道，自古无策：三代帝王，来则抚之，去则不追，羁縻之而已。汉高祖

戡定天下，其于匈奴，宜若振槁；然见围白登，仅以身免，乃议和亲。至于武帝，多事四夷，遂至天下虚耗。是故古人比之蚊虻，驱之而已。古人所以如此者，国无大小，蜂螫尚有余毒，不忍彼此之间、无罪之民，横罗锋刃也。然婆猪之贼异于是。岁在壬寅，侵我闾延；其后为忽刺温所迫逐，失其巢穴，携其家属，乞住江滨；国家怜而许之，其恩大矣！今者背德负恩，杀掠边民，若不征讨，无以惩艾；况今昇平日久，四境无虞。孟子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今日之事，虽野人所为，实天所以警戒我也。今李满住、童猛哥、尹内官之书皆云忽刺温所为，然顷者林哈刺到闾延言：‘不还我逃奴婢，后必有患’，其言今果验矣。虽忽刺温所为，实此辈诱引为之也！昔庆源韩兴富之死，河仑言不可伐，赵英茂言可伐，先王从英茂之策，征之。己亥对马岛之役，或言可伐，或言不可伐，先王断以大义，命将致讨，虽不能尽荡巢穴，彼贼终有畏威之心。”赐润德鞍马弓矢，孝诚赐马。

○四月初十日，润德会平安黄海道军马于江界府。中军节制李顺蒙领兵二千五百十五向酋贼满住寨里，左军节制崔海山领兵二千七十向车余等处，右军节制李恪领兵二千七十向白马迁等处助战；节制李澄石领兵三千一十向兀刺等处，金孝诚领兵一千八百八十八向林哈刺父母寨里，洪师锡领兵一千一百一十向八里水等处；润德自领二千五百九十九直趋林哈刺等处寨里。合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二名。

○上遣集贤殿副提学李宣教谕润德及顺蒙以下诸将及三品以下军官、军民。颁教毕，润德会诸将，令曰：“有违主将条令者，军法从事。临战麾而不应者，闻鼓不进者，不赴救将帅者，漏泄军情者，发妖言惑众者，告大将，斩！失其

牌而从他牌者，亡章者，喧哗者，伍中失三人者，罚！不救牌头者，斩！入贼里，令前收拾财宝者，斩！入贼里，男妇老弱勿击；虽壮者，降则勿杀。行军险阻，忽遇贼人，止而击之，角报其军，诸军亦角报主将。退北者，斩！勿杀鸡犬牛马，勿焚家舍。大抵攻伐之法，以义诛不义，攻其心为万全之义也。若有侵杀老弱、要杀唐人、欲钓军功而犯千条令者，并依军法施行！越江时，须要伍伍什什、次第上船，毋得争先，违者论罪！”约以十九日并捣贼穴，若风雨晦冥，以二十日为期。润德自所滩下时番洞口过江，住师江边。至鱼戏江边，留兵六百，设栅江边。有四獐自投营中。润德曰：“獐，野兽也；今自来见获，实野人歼灭之兆也。”

○十九日，昧爽，攻林哈刺寨里、仍住营、咤纳奴寨里，皆遁去。见江边虏十余辈出射，润德令通事呼语之曰：“我等行军，只为呼刺温，非为尔；毋恐惧。”虏皆下马叩头。

○二十日，洪师锡军至，与润德会，生擒三十一口。

○二十六日，自咤纳奴寨里遍历搜捕，日暮，退营石门。令知慈城郡事赵复明、知载宁郡事金仍领兵二千五百，将俘虏先行治道。令师锡等并搜各寨里，无一人。

时润德进兵婆猪江，会天大雨，人马饥困，润德仰天大号曰：“惟兹野人，杀害我生灵；今天怒彼有罪，困我无辜。呜呼，皇天宁不我矜！”言讫沾襟。须臾，雨止。令诸将分道而进，遂大破之。（《行状》）

○时有白气在营上，如正练。占，曰：“吉。”遂进军咤纳奴寨，榜文招谕而还。（《僊说》）

○遣吴明义上捷书。又遣朴好文启曰：“诸将潜师剿捕，擒男妇共二百三十六名，斩获一百七十名，得牛马一百七

十余头；我兵战死者四人，中箭者五人。”群臣庭贺。上赐明义、好问衣各二领，遣宣慰使朴信生赐酒劳之。

○润德以顺蒙不献首、不待令先行，海山不及军期，澄石不德令先行，并劾之。上曰：“海山不从元帅之令，行师逗留，以千余兵所获最少，宜坐违误军机之罪；然经赦不论，只赏管下有功之士可也。”兵曹请收告身，上曰：“只罢其职。”

○润德之还，上欲用己亥迎慰李从茂之例，亲出迎于慕华馆。黄喜曰：“上王慰从茂于乐天亭者，时偶幸乐天亭，而从茂适至耳。今日之事，非如收复之功，只征小丑而已，何必出迎？”命以润德为右议政，诸将升赏有差。上御勤政殿宴慰，分赐尚衣、衣靴，令服以赴宴。上亲执爵赐润德等，又命世子行酒，仍命润德勿起受酒，命军官相对起舞；润德亦酒酣起舞。

○擒获野人男女安置京畿忠清诸州县后，回满住书，乞和许其刷还。

○崔润德拜右议政（代权轸），李顺蒙判中枢院事，李恪、李澄石中枢院使，金孝诚、洪师锡中枢院副使；各赐奴婢。平安观察使李叔时能调兵运粮，升工曹参判，仍任。战亡士卒，命招魂致祭。

○秋七月，以润德为都按抚察理使，出镇西边，命筑城设栅，严守御而固疆圉。上御庆会楼亲饯，又命知申安崇善饯于弘济院。

○闰八月，帝遣指挥僉事孟捏可赍敕谕曰：“朕已敕谕凡察、李满住等各将所抢人畜给还，王亦以所得建州等卫头畜还之；自今各顺天道，辑和邻境，共享太平福。”

○崔致云以从事还升参议，迁左承旨。时中朝都督一

人，以为朝鲜擅举兵入寇，遂有野人奉朝命来侵之谋。国议无如之何。致云曰：“莫如奏闻。”上曰：“甚可。”方议。遣使，未定上曰：“无逾于卿。”即以致云为工曹参判，翌日发遣。既朝京，蒙允，帝可，受敕而还。论功，田五百结，奴婢三十口。致云固辞奴婢，至七上笺。令大臣议，皆谓：“三十口奴婢不足偿崔之劳，宜强与之。”独许稠曰：“此人非矫情辞赏，乃中心不愿；宜从其辞，以成后日之名。”遂还收奴婢。致云到家，欣然谓其妻曰：“今日得请矣。”妻曰：“辞上之赐，无福哉！”（《谥闻琐录》）

○自是，野人搆怨。十七年，乙卯，正月，兀良哈七千七百骑来围间延。郡守金允寿、都镇抚李震、水军金节制金成烈等捍拒，乃退。五月，李满住与忽刺温侵间延，杀二人，虏七人、掠牛马而归。命夺允寿四品告身，令仍任。七月，野人二十余骑又渡江掠间延小董头地面。镇抚张思祐率军追摄；允寿亦率兵要路，杀贼七人，尽夺所掠头畜、财产等物。野人又侵间延、赵明干子口，我军战死者三人，贼多中箭，允寿追之不及。初，上敕平安道：以夏月防御疎阔，农民布野，虑贼窃发，命于要路择丁壮作队，昼则分屯，旗鼓相应，夜则收入山林，以备不虞；其山羊会等处，添兵纠察。至是，下旨责观察使朴安信、都节制李恪废阁不行之失。丙辰，五月，兀良哈五百余骑侵赵明干子口，虏男妇十四人，掠牛马八十五头而去。连年侵寇，边郡骚然。

○兵曹启：“请治恪、允寿不能备御之罪。”从之。又启曰：“兵曹难以遥制，须听边将专制，可成事功。今平安道备边之事，岁遣大臣措置，都节制使不得有所施为，岂无谋议自相矛盾者哉！且军令多门，士卒莫知所从，边事弛缓。今后勿遣察理使，专责都节制使，以观成效。”从之。

○下教，命东西四品以上、如有能言制御之策者，实封投进。以李崧为平安道都节制使，引见于恩政殿，赐厩马一匹。

○九月，忽刺温、家隐秃等寇会宁。李澄玉击退之。（详下《开拓六镇》）

○十九年，丁巳〔1437年，明英宗正统二年〕，九月初七日，平安道都节制使李崧与闻延节制使洪师锡、江界节制使李震领四千八百余人，自江界过满浦口子前滩，向瓮村、五自站、吾弥府等处；令上护军李桦领一千八百余人，自理山山羊会过鸭绿江，向兀刺山南红拖里；大护军郑德成领一千二百余人，向兀刺山南阿间。十一日，左右军入古音闲里，夹攻贼田庄，贼皆遁逃。左军向红拖里。中军自吾自站沿江而下，搜索诸穴十二户，斩贼三十五级，擒五名，夺牛马头畜，焚其储粟。十二日，右军过婆猪江，搜索兀刺山城及阿闲地面，贼皆遁逃，只斩一级，焚庐舍菽粟，即还涉婆猪江。十三日黎明，右军及中军俱到吾弥府，围其贼穴，焚空舍二十四及菽粟。中军即还；右军屯兵所土里待，左军斩贼十级、虏男女九名，自红拖里来会。是日哺时，贼乘右军未成阵，突入，不克而退。十四日朝，贼又直指左军，大呼犯阵；我军放火，破贼退。左、右军皆还师。左军先引，右军为殿。道遇五十余骑突出林间，我军击之，夺其军马二匹。十六日，三军皆凯还，杀获六十名。崧等遣使献捷，前后五辈皆赐衣有差。遣判承文院事李世衡往慰将士。

设置四郡

初，太宗十六年，丙申〔1486年，明成祖永乐十四年。〕，割甲山、小董豆以西为闻延郡。至是，六年，甲辰〔1424年，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置慈城郡。十八年，丙